

倉先生走進了新世紀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沒有輸入法，沒有手寫版之前，很少人知道倉頡是什麼，蒙恬又是什麼，兩個古人的名字，冷門得未必人人讀得出來，可是今日呢，拜輸入法和手寫版的賜，連小學生對「穎」字和「恬」字都不陌生，字音都讀準了；雖然可能還有人不知道倉先生造字，蒙先生造筆，但是推進中國文化，輸入法和手寫版的確已立了前無古人的大功。

輸入法繁多，倉頡二十六個字，本來好容易記得起，可是一分鐘打出幾十個字的年輕人還不少，倉頡勝在打字時不必看螢幕，儘管一將功成萬骨枯，朱邦復先生放棄版權，可能令到很多字符更少但需要收費的其他輸入法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白費了的心血，同樣值得我們深切感念，同樣值得尊敬，畢竟，他們都為中文努力作過貢獻。

也許先有倉頡，才給手寫版的創辦人帶來「蒙恬」的靈感，兩大古人精神出土，中文都因而而添光彩，也得感謝科技，令這對跨越朝代的兄弟，得以萬古留名。

看朱先生自傳，才知道他最初發明的輸入法另有名字，面世前接受蔣緯國建議才改名倉頡，兩字點點，蔣翁文化見識深厚可見一斑，「倉頡夜哭良有以，憂患只從識字始」那句千年苦句，大可改為「倉頡如今告慰矣，識字欣從打字始」吧。不少九十年後，就因為上網學好中文。

水上浮蓮光明寺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安藤忠雄在四國的作品不計其數，愛媛縣內就已有兩個，單看一個又怎會滿足？松山市內的「坂上之雲博物館」，因著劇集風潮和設計意念吸引萬千遊人，卻是一間「拜」，但真正供信眾朝拜的，卻是一間「廟」——南岳山光明寺。

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南岳山光明寺」位於愛媛縣西條市，主殿已有二百五十年的歷史，因而需要重建。目前的建築由安藤忠雄設計，於一九九七年四月開始建造，並於二〇〇〇年七月完工。其本堂為木造，客殿、禮拜堂、庫裡則為清水混凝土構造。

愛媛縣的西條市是一個小巧安靜的城市，搭乘本地鐵路火車抵達，一下車就遇到了困難，因為不管怎麼問車站的站員都不知道什麼叫做「南岳山光明寺」，雖然已列印地圖，但卻被指示找警衛員值班員幫忙。

也不知是否上天憐憫這個誠意十足的海外來客，竟給我碰上一個「誠意十足但其實也是不知道」的值班員，拿過我的地圖，二話不說就示意跟著他行，從車站出發，兜兜轉轉十五分鐘，把我帶到寺前。

寺院其實並不公開對外開放參觀，但因是安藤忠雄的建築設計，慕名而來者眾，寺院特別安排，在下午時段可以按電鈴請工作人員開門參觀一下本堂。不過我抵達時是早上，錯過了參觀本堂的機會，只能在寺外庭園欣賞建築群的外觀設計。

由表佩服安藤忠雄能用如此簡單的幾何概念，加上水池的變化，表現出沉穩莊嚴的意象，宛如一朵水上浮蓮，真的很美。

電視霸權

琴台聚 孫浩浩

社會上有地產霸權，但其實電視行業早已出現「電視霸權」這回事。香港名義上有兩間電視台，但我卻常說「香港其實只有一家電視台」，因為另一間始終難成氣候。

開批評論政府發放免費電視牌照首度公開，李寶安聲稱兩間電視台的收入在過去十五年無增長，但維持三十億元，免費電視競爭加劇將「齊」無肉食，結果惹來各方抨擊。首先，三十億元怎可稱得上是「無肉食」，三十億元可養活多少間機構，是否一定要獨霸市場，佔盡優勢才可以？再者，廣告市場不斷擴大，許多公司及企業每年預留廣告的開支都不斷增加，但為何惟獨電視業的收益卻沒有增長？這跟電視行業守成規，不思進取有莫大關係。

現今社會進步神速，只要有創意，很容易就會被社會接受。大家回想一下最初手機上有「彩信」功能時，也只不過是幾年前的事情，我這個大鄉里那時完全不認識彩信到底是甚麼傢伙，但如今手機上的彩信多不勝數。又如免費報紙，當初出版第一份免費報紙時，人人都看好，認定它將很快出報，但目前市面上每天都有五份免費報章，市場不斷擴展。電視本來就是一個多變的行業，若能發揮其應有的本質，一定可以大放異彩。

既得利益者要保護自身利益，要保護自己的股東，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最奇怪的是，當初提出發放免費牌照時，為何不早早提出反對。記得當時三間電視台提交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亞視率先提出反對，然而無綫卻表示歡迎引入競爭，但如今卻提出這些無理的反對。這可能當時根本沒有將對手放在眼內，現在眼見劇集開始落實拍攝，題材及卡士都再不是熟口熟面，於是就擔心起來。

更加可笑的說法是，本地大學影視專業人才的學額有限，根本不能滿足市場擴大的需求，或會令製作質素下跌。當年我大專畢業，同班就有好幾位同學都有志從事這行業，可惜就因為人工太低，尤其有些男同學計劃幾年後跟女朋友結婚，就算他們的另一半願意接受男朋友的人工比自己低，恐怕男士們自己也不願了。

劇集質素下跌，不是因為沒有人才，只是人才不被重視。之前無綫凍薪多年，那幾年公司不是沒有賺錢，只是賺到的不願跟員工分享。戲劇科不論是創作或製作的同事，經常都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再日以繼夜的趕工，而劇集往往在電視台帶來非常可觀的收益，然而我們卻無法分享這份成果。創作組的同事甚至拿微得連電腦也只是其他部門用用舊的，同事搬來給我用，而且還要幾十人共用幾台電腦，因為編劇根本連一張寫字檯也沒有。

行內的人才多的是，好些資深比我深、曾參與過無數高收視劇集的人，可惜至今仍未坐上編審之位，是因為行內出現大塞車，根本無位晉升。若然增加電視台，有經驗的同事可以更加發揮其長所，同時吸引新人入行，這樣電視業才會百花齊放。

想成為行業的一哥，就必須要有「一哥」的氣度和胸襟。若對員工連基本的尊重都沒有，又怎留得住人才。要在行內稱霸，不是單靠「霸」就可以。

拜謁 莎士比亞故鄉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有句名言：英國寧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亞。我得承認，第一次讀到這話時，對它的理解就像我的居住地距莎翁的居住地一樣遙遠。

所以，當導遊問我，你第一次來英國，最想去的地方是哪裡？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莎士比亞故鄉。」導遊眼睛一亮，這麼說，你是莎士比亞迷？我說，不敢當。我的嗓音倒是有點「沙嘶比啞」。導遊笑了，打了個響指，說，明天我們就去。

莎翁的故鄉斯特拉夫德鎮位於英國南部曼徹斯特與牛津之間。我們的中巴車從曼城出發，一路東進。正值秋濃時節，英倫大地層林盡染，青的牧草，綠的松柏，紅的楓葉，紫的葡萄。黃的馬，白的羊，黑白相間的奶牛，星星點點，散落其間，靜謐、恬淡、素雅。我恨不得跳出車門，疾步衝入其中，橫抽竹笛，一曲《鸚鵡飛》，或者《牧羊曲》，讓天籟之聲隨心兒一起飄向蔚藍的天空。

英格蘭的田園風光令人陶醉，秋陽穿過潔白的雲朵和翠綠的樹蔭，在寧靜祥和的綠色氛圍中肆意流瀉。茂密的牧草一望無際，所有目擊之處沒有一寸裸露的土地，整個大地像一張無邊的綠地毯，從腳下一直鋪到地平線盡頭。目不暇接中我忽然對「秀色可餐」這個中國成語有了新的理解，眼前的草地時而像翡翠餅乾，時而像酥鬆發糕，強烈地挑逗着我的食慾，恨不得一口把它們全部吞進肚裡。

這時，導遊一指遠處，斯特拉夫德快到了。我順他的手望去，在丘陵起伏的綠色海洋上，奔來一片彩色的島嶼，遠近相連的陡尖屋頂和方形煙囪泛着陳年葡萄酒的殷紅，亮麗中飽蓄着深沉的底蘊。

斯特拉夫德鎮不大，方圓不足兩公里，人口剛剛過兩萬。穿鎮而過的布倫河兩岸，林木染翠，年代久遠的古民宅似依其資歷的長短，由岸邊次第排列開去。維多利亞式建築的陡峻與厚重，哥德式建築的俏麗和奇幻，歷史悠久的普通民居的粗獷和古樸，書寫着古鎮的歷史滄桑。布倫河水靜靜地流淌，成群的天鵝和野鴨在河中追逐嬉戲。教堂的鐘聲響起，盪開河面層層漣漪，向人們心靈深處傳遞着悠揚的靜謐。

步入鎮中，彷彿走進一個古遠的童話。我們在鎮口下了車，懷着崇敬的心，向莎士比亞的出生地走去。

石板路平坦如鏡，同行中一位女同胞的高跟鞋輕輕敲打着地面，彷彿敲開了16世紀的大門。莎翁的故居在鎮中心，是一幢古舊的木結構兩層高都鐸式建築，白色外牆，黑色窗棖，紅色屋頂，坐北朝南，臨街而建。房屋的主要用材是橡木和石灰。橡木這種木料像鋼材一樣堅固，方形的柱子黑黝黝地發光，臨街牆面呈斜十字格木條設計，橡木作樑，嵌入磚牆，框架外露，構成縱橫疏密的花紋。門樓上掛一鐵牌，標明此建築的年代是1531年。故居一樓是客廳和廚房，壁爐中的火依然殷紅，麵包、牛排和刀叉之類擺在餐桌上，咖啡壺和杯子帶有幾分粗糲。二樓是臥室和書房。臥室安放一張鋪有床單的單人木床，床前有小几、矮桌，靠牆是壁爐、火盆，架上偶有簡單的擺設。整個陳設，讓人領略到伊麗莎白時代的氣氛。偉大的莎士比亞就出生在這幢房屋的那張木床上。

莎士比亞幼年時，這座房屋分成兩個部分，一半住家，一半作為貨棧。詩人的父親約翰原為斯特拉夫德東北三英里半斯尼德爾菲地方的鄉民，1551年遷入斯特拉夫德，販賣農產品、手套、獸

皮，也當過屠夫。1557年約翰和家道小康的曼麗·阿登結婚以後，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不久，約翰進入市參議會，由麥酒鑒定員、罰金科員、會計員、市參議員直至升任為市參議會主席。約翰在擔任主席期間，皇后劇團和烏斯伯特劇團曾到斯特拉夫德演出，這些演出曾在他的兒子——童年的威廉·莎士比亞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後來選擇了演員的職業，並且在劇本創作方面發揮了才能。

少年時代的莎士比亞就顯露出卓越的文學天賦，他博覽群書，酷愛戲劇，在布倫河邊給小伙伴們講故事，令大家如醉如癡。13歲上父親破產，莎士比亞輟學，他沿着布倫河走出小鎮，到倫敦謀生。曾給出入劇場的富人牽過馬，在劇團當過跑龍套的演員，才華橫溢的莎士比亞在惡劣的環境中開始了自己的戲劇創作。20多年中，共創作了32部話劇和154首十四行詩，成為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最偉大的文學家。因創作的艱辛，莎士比亞身心憔悴，52歲病逝於布倫河邊。愈是不朽的作品，愈需要時間的考驗。大約莎士比亞去世一個多世紀之後，其不朽的劇作在全世界廣為流傳，莎翁的名字在中國家喻戶曉。

觸景生情，睹物思幽。看着莎翁故居一件件物品，我彷彿走進中世紀肅殺的年代。幽暗的樓梯，好似時光隧道，一步就是一個世紀。哈姆雷特沉重的呼吸、羅密歐與朱麗葉無奈的呼喊、李爾王的無情嘶嘶在腦海裡交替閃現，我的胸際有些發悶，生出窒息般的感覺。我加快步子，轉到樓下院子裡。藍天白雲，青籬繞屋，綠草如茵。修剪得相當平整的灌木裡邊，有條砂粒鋪成的小徑劃着曲線。門前那棵標種的桑樹已經高出人頭，亭亭玉立，枝葉十分茂盛。我走出沉重，回到現實，長長呼出一口氣，口中喃喃念道莎翁的詩句：「舊日的朋友怎能相忘，怎能不放在心上？為了舊日時光，我們乾一杯友誼的酒；為了舊日時光，我們曾漫山遍野地奔跑，還採摘美麗的野菊花，但如今我們已長途跋涉得疲憊不堪……」

抬頭看看天，有厚重雲層堆上來，剛剛晴好的天氣一會就烏雲密布。導遊說英格蘭的天像小孩

的臉，說變就變。這不，說話間雨就來了，豆大的雨滴啪啪落下。我們趕緊攔開雨傘，一路小跑，向鎮口的「聖三一」教堂奔去。

緊靠布倫河邊的「聖三一」教堂，建於文藝復興時期，是鎮上最宏偉的建築，悠悠歲月給它的外表披上一層深厚的苔蘚。教堂內安葬着莎士比亞的靈柩，莎士比亞的遊人，無人不到教堂看望莎士比亞他老人家的。遺憾的是我們冒雨趕來，教堂大門卻緊閉着，這天不對外開放。我的心一沉，萬分惋惜襲上心頭，甚至生出幾分怨恨。導遊安慰我們說，咱們去看莎翁的塑像，以補今天的缺憾。

布倫河畔，一泓碧水，黑白天鵝和花麻野鴨在水中徜徉，莎翁青銅塑像靜靜矗立在岸邊花園中。我三步並着兩步跑上前，把雨傘一扔，心喊，莎翁，我看你來了！

端坐在大理石基座上的莎翁身披中世紀長袍，左手拿紙，右手握筆，前額寬闊明亮，容貌安詳平和，兩眼炯炯有神，充滿了智慧和仁愛。我肅敬肅立，深深鞠上一躬，伸手摸摸濕漉漉的大理石基座，冰冷的石頭卻有着燦爛的溫度。我知道，那是我沸騰的熱血與莎翁靈魂的碰撞，是一個中國人與英格蘭人無國界、無時空的閃電交流。我緊依雕像，一仍雨水順臉頰淌流，讓炙熱的體溫盡情傳遞着來自亞細亞的崇敬與眷戀。

從布倫河畔返回，我們穿鎮而過，發現這個城市的商店、旅館、街道、文化設施，從商標到命名，都和莎士比亞有關，或者用他的頭像，或者用他的姓名，或者用他戲劇裡的人物和事件，活生生一個莎士比亞世界。

雨還在下着，我從頭到腳統統濕透，心中依然烈焰翻騰。我稔熟西方一句諺語：一千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而我要說，60億人中只有一個莎士比亞！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純粹的觀光客，而是一個虔誠的朝聖者，特拉夫鎮是史詩的聖殿，莎翁墓地是文化的聖壇，莎翁則是我心中的聖人。

不朽的莎翁，請接受一個來自東方文明之邦文化使者的祭拜！

寫稿

隨想國興

曾經看過一個笑話，說有一家人到海濱度假租住房屋，女房東說她們愛寧靜，所以希望租客不要吵吵，並問租住人有沒有帶收音機，租客表示沒有。房東繼續問小孩會不會吵鬧吧？租客回說他家的小孩和他一樣，非常喜愛寧靜。然後，租客說，他是個作家，來海濱住上幾天，是為寫稿，而他寫稿用的是鋼筆，所以在寫稿時，紙和筆的摩擦會發出沙沙的聲音，不知會不會吵到大家？

以前寫小說或散文的作家，會寫個寧靜的海邊來創作。如今，小說和散文的讀者很少，寫這類作品的人少了。在香港，寫專欄的作家最多。專欄嘛，不一定要找寧靜的海邊來寫。我曾經看過，有一邊找寧靜的作家，一邊有所思，然後告辭片刻，到餐廳外找個地方，拿起張小紙就寫出一篇專欄。可見如今的作家，寫稿是不必看環境的。

日日寫專欄的人，怎樣找題材？最簡單的方法，莫如看報。只要發覺可批評的事，就可以寫出稿子。所以香港的專欄，為數最多的是談論時事。如果規定專欄作家不得寫時事，相信香港會失去大部分專欄作家。

我自己寫了二十年專欄，深深感到，寫專欄最傷害的，就是創作小說和散文的文思。因為那需要長時間的醞釀，而寫專欄需要的是即時，日久之後，醞釀的感情都被壓抑住，很難寫出篇篇都感人的散文了。

所以，有出版社曾問我寫了那麼多專欄為何不出書時，我都笑說，專欄的價值是即時，似乎欠缺長久的生命力。所以，有志小說或散文創作的人，千萬別輕易就寫專欄。

張純如的《南京浩劫》

生活語錄 吳康民

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前，為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立了一座銅像，紀念這位為發掘南京大屠殺史料而竭盡心力的女作家。

我知道張純如的名字，也知道她寫過本記錄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也知道她這一次參觀紀念館，才在該館的小賣部買到此書，並一口氣從歸來的飛機上直到回家把它讀完。

她的母親張盈盈為女兒的遺著中文出版作序。她回憶說，純如在耶魯大學查閱資料時，看到記述南京大屠殺的《魏特琳女士的日記》，感動得淚流不止，並立即把感想打電話告訴母親。電話中說得十分激動。張盈盈說：「至今我仍清楚地記得她那顫抖的聲音。」她還在寫作的過程中，常常在半夜給母親打電話，傾訴她為千萬南京受難者感到痛苦而無法入睡。

由此可見，張純如是一位真正正義感而感情豐富的女子。她在寫作中幾乎是進入了南京大屠殺現場中的一位角色，久久不能自拔。終於由此獻出了年輕的寶貴的性命。

劉香成又來到香港，不，應該是回到了香港。其實，他在香港出生，卻被父親送回福建老家讀小學，上中學時才回到香港，接着又上大學。讀國語文學，主修政治，卻從《生活》雜誌開始，當上了攝影記者，再先後成為《時代》和美聯社駐外記者，採訪足跡遍及五大洲，九二年，他和莫斯科分社同事為第一現場報導了前蘇聯解體後不久「普利茲新聞獎」得獎後不久，他卻遠走新聞前線，在泰國華裔商人林明達的資助下，回到出生地創辦了M圖畫社，更雄心萬丈地創辦了以全球華人為對象的《中》月刊。

由於他的名氣，這個圖畫社和這份月刊廣受注目，吸引了不少獨當一面的文化人，創辦封面人物是中國旅美首席女星陳沖；周年紀念號人物是由他親自掌鏡的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雜誌的視角震撼和國際視野予人深刻印象。可惜，一場亞洲金融風暴，捲走了投資人的鈔票，也捲走了他心愛的雜誌。於是，他決定到北京找尋他的雜誌新天地，卻當上了「時代華納」的中國首席代表。

原來，早在二十年前，他就「眼獨到」地在京城中區買了個四合院，幾經改造，殘舊的房子變成了古今融合的現代化之家，也成為京城文化人的東西交匯聚點。

然而，無論如何「華麗轉身」，始終，他沒忘記「辛亥革命百年」新聞攝影。去年，他編著了一本紀念晚清民初百年歷史的大型圖片集，從視鏡敘述歷史事件，並為港大博物館策劃了「大道之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影像展」。

這次，他則跟新成立的AO Venturi藝術空間合作，策劃另一個攝影展，召集了二十多位內地名家參與聯展，近七十張照片從不同角度記錄了共和國六十年的變化。從前後鏡看歷史車輪的軌跡，有動亂年代的荒唐鏡頭，也有改革開放後的另類果實，有滄桑感，但更多的是幽默感。因為劉香成常說：中國人活得累了，他希望帶給人們輕鬆。

始終，他沒忘記影像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劉香成又來到香港，不，應該是回到了香港。其實，他在香港出生，卻被父親送回福建老家讀小學，上中學時才回到香港，接着又上大學。讀國語文學，主修政治，卻從《生活》雜誌開始，當上了攝影記者，再先後成為《時代》和美聯社駐外記者，採訪足跡遍及五大洲，九二年，他和莫斯科分社同事為第一現場報導了前蘇聯解體後不久「普利茲新聞獎」得獎後不久，他卻遠走新聞前線，在泰國華裔商人林明達的資助下，回到出生地創辦了M圖畫社，更雄心萬丈地創辦了以全球華人為對象的《中》月刊。

由於他的名氣，這個圖畫社和這份月刊廣受注目，吸引了不少獨當一面的文化人，創辦封面人物是中國旅美首席女星陳沖；周年紀念號人物是由他親自掌鏡的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雜誌的視角震撼和國際視野予人深刻印象。可惜，一場亞洲金融風暴，捲走了投資人的鈔票，也捲走了他心愛的雜誌。於是，他決定到北京找尋他的雜誌新天地，卻當上了「時代華納」的中國首席代表。

原來，早在二十年前，他就「眼獨到」地在京城中區買了個四合院，幾經改造，殘舊的房子變成了古今融合的現代化之家，也成為京城文化人的東西交匯聚點。

然而，無論如何「華麗轉身」，始終，他沒忘記「辛亥革命百年」新聞攝影。去年，他編著了一本紀念晚清民初百年歷史的大型圖片集，從視鏡敘述歷史事件，並為港大博物館策劃了「大道之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影像展」。

這次，他則跟新成立的AO Venturi藝術空間合作，策劃另一個攝影展，召集了二十多位內地名家參與聯展，近七十張照片從不同角度記錄了共和國六十年的變化。從前後鏡看歷史車輪的軌跡，有動亂年代的荒唐鏡頭，也有改革開放後的另類果實，有滄桑感，但更多的是幽默感。因為劉香成常說：中國人活得累了，他希望帶給人們輕鬆。